

# 筑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 ——全国政协“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积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外委员专题视察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包松娅

### 编者按：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深入了解地方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做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总结经验、凝聚共识、建言资政，今年6月，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率队赴湖南、吉林两地就“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积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党外委员专题视察。

视察团深入湖南、吉林两省3市1州的13个村镇，走进田间地头、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现代农业种植模式、乡村治理等情况，并与湖南、吉林两省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交流。委员们一路走来

看，谈变化、话发展、思未来，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初心、路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识，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增添了信心。正如王晓东委员所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千方百计带动农民增收是当前一项重大和紧迫的任务，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压题图为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红光村稻田公园和高标准农田)

### 一村推一品 变身网红村

长春市九台区红光村坐落于饮马河畔，由于村上全部是水田，过去一直被称为“稻村”。走进红光村，一眼望去，满眼生机，只见翠绿的禾苗在粼粼波光中茁壮成长，稻田里的稻田鱼、稻田蟹、稻田鸭和谐共生。

“稻田作画美景，一幅乡村美景尽收眼底。”沿着玻璃栈道走上观景台，委员们赞叹不止。多年来，红光村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通过“三换两集中”的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276公顷土地全部流转至合作社，农民以土地作价入股的方式参与分红。目前，红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2.5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达到50万元。

盘活土地资源，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不仅仅只有红光村。

走进长春市九台区马鞍山村，各具风格的村舍错落有致，小南河绕村而流，处处彰显着美丽乡村的怡人画面。

站在马鞍山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巨大显示屏前，委员们看到的是一幅农旅融合的美好画卷。现代农业创意产业区、快乐农场体验区、生态加工区、原乡文化区……马鞍山村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村民闲置的住房开起了乡村民宿，村民除了房租和打工收入，还能享受村集体的分红，实现了增收。

全国政协委员宋亚坤不禁感慨，短短几年间，一些村集体经济就打了漂亮的翻身仗，曾经的贫困村都变成了明星村、网红村。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围绕当地优势资源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经济，湖南各地也在积极探索。“长沙有机谷”位于长沙县果园镇新明村。走进果蔬大棚，只见成熟的小番茄挂满枝头，整齐排列。村民们热情邀请委员们品尝刚刚摘下的黄瓜、小番茄。

村支部书记黄季明介绍，根据当地良好的生态基底，新明村提出了“生态立村、有机发展”的理念，新明果蔬菜成了市场上的高端货、畅销货。

“2021年我们村经济总收入9200万元，人均收入4.3万元。”黄季明告诉委员们，眼下，村里在发展有机种植、有机种子繁育的同时，还在推进有机生产技术推广及培训、有机农业宣传推广、农耕体验教学的有机实践基地建设，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村里美起来、富起来以后，加快了年轻人回乡的步伐，而紧邻城市、交通便利的优越条件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和游客。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这个由基层首创的“三变”改革已经成为吉林、湖南两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之举。

“吉林、湖南两省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来抓，集体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成绩明显。”视察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解学智深刻感受到，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根本在于深化改革。

在这方面，吉林和湖南都是走在前面的。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省均强化高位推动、顶层设计。

2020年，吉林省搭建了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为各类农村产权的登记托管、流转交易、抵(质)押融资、交割结算、查询证明等服务，目前已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在强化集体经济发展政策保障方面，湖南已出台多个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专项政策文件。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去年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允许村集体承建单个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下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村中小型项目，提出了诸多有创新的细化举措。

### 延长产业链 融合多业态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重中之重，产业兴旺才能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远离城市的乡村，更加需要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努力增强“造血”功能。

隘口，因中国南方长城最北端第一个关隘“隘门关”得名，位于湘西州吉首市马颈坳镇。近年来，隘口村致力发展湘西黄金茶产业，实现人均6亩茶，成为吉首市黄金茶原产地和核心产区，被誉为“湘西黄金茶第一村”。

身处武陵山脉腹地的委员们站在高处远眺，万亩黄金茶园尽收眼底。

村支书向天顺介绍，隘口提出“红色股份”概念，村集体整合资金30万元注入茶叶合作社加工

厂参股，占股19%，合作社根据茶叶加工量进行分红。

“今年春茶加工已分红20万元，预计年底可达40万元。”向天顺望着漫山的茶园微笑着说。

了解了黄金茶产业的发展模式，全国政协委员王权表示，农户发挥自身所长，只管种茶，合作社负责统一收购、加工、销售，解决了农户干不好、干不了的问题，农户和企业由此形成了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

王权认为，通过完善这种利益联结机制，尽可能让农户参与进来，农户能干的尽量让农户干，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如今市场需求旺，黄金茶产业发展不错，从长远来看，未来如何走好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视察团成员的询问，向天顺回答了四个字：茶旅融合。

如今的隘口村正在发展茶旅一二三产业融合上做文章，增加新业态，实现住宿、餐饮、休闲、观光、会务一体功能。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李原园深表认同。他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应该更加多元，在传统资源出租、物业经营等发展路径上，还应充分挖掘农村在休闲旅游、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

在文化产业助力集体经济增收方面，吉林省东丰县进行了多年探索实践。在东丰县中国农民画馆，饱蘸着浓郁北国风情、色彩鲜艳夺目的农民画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东丰农民画不单是农民农闲时的兴趣所在，通过开设农民画活动室、开展农民画创作培训和产品销售，着力打造农民画主题村，已经成为当地乡村创收致富的新手段。

但不可否认，从全国视角来看，还有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仲志余提出，发展思路不够宽广，路径方式单一，走不出差异化道路等问题，仍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仲志余建议，应做好顶层设计，县乡两级有必要统筹配置辖区内集体资产、土地、项目、财政扶持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要素，统筹布局、集中规划、统一经营管理，打造利益共同体，避免同质化竞争、“跟风式”发展。

除了后天形成的问题，一些地方发展集体经济还存在先天不足。一些委员们在交流中表示，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系列改革后，村集体原先拥有的资产，诸如土地、山林等都平分到户，村集体缺乏资产，以至于有的村不仅基本没有集体经济收入，而且还为基本建设和负债，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政府部门的扶持，发展集体经济就会有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感觉。

这样的村，村集体经济“第一桶金”怎么来？

全国政协委员赵松认为，解决办法还是要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市场方式慢慢培育，增强农民对未来的信心很重要。

“自愿原则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理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全国政协委员朱定真认为，要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充分尊重并引导农民的意愿，不搞“一刀切”。

不能以各种名义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土地和强迫农民“上楼”，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李云才提出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几个“最不可为”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云才建议，生产条件差、耕地少、交通不便，增收渠道和销售渠道不多的乡村要推动融合发展，不能“单打独斗”，“融合就有了集体的力量，就有了规模、上了档次”。

还有一些委员建议，村村、镇村之间要打破地域界限，共同组建跨集体、跨区域投资主体。“村集体经济不应限于一个村，它是一个联合的概念。村村联合实现集体经济‘齐步走’，结成发展对子，强村带弱村。”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牢记初心、找准定位，实现共同富裕是始终要坚持的方向。”全国政协委员王欣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仍要不断改革创新，开辟新的途径，研究新的办法。

### “头雁”领航 释放新活力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要走在前面。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

去年以来，吉林省积极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由村党支部主导合作社运行管理，构建村集体和农民群众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走好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道路。



视察团一行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视察当地果蔬采摘农业示范园区



视察团一行在湖南省长沙市靖港镇福塘村视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筑牢支部战斗堡垒，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从实践看，村集体经济强不强，“头雁”至关重要。

今年43岁的曾俊杰是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福塘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是一名退伍军人，“我回家乡的初心，就是想带动帮助村民成为致富能手。”

在地方党委政府指导下，在曾俊杰带领下，福塘村全力构建党建引领、政府指导、市场引导、合作社主导、龙头企业带动、乡村人才反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福塘模式”。2021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近4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新增30余万元，全年突破50万元。

“回乡时间不长，但有干劲、有激情、有想法。”这是委员们听到村民们对曾俊杰的由衷评价。

另一位给视察团留下深刻印象的致富带头人是在吉林省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韩丽。韩丽从集体利益出发，谋划三产融合项目，建设了包括朝阳村袜厂等多个村办企业，村集体资产从零增长到7000万元，让朝阳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有能人，就能‘无中生有、有中生优’，把能人选好，各项政策才能落地落实。”王晓东委员说，要坚持能人带动，培养头雁是关键工程。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倪坤晓也提到，近年来，各地以党建为引领，抓住了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有利契机，着力培育领头雁、选优配强带头人。“这些能人在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懂管理、善经营的能人常常是一人难求。一些群众在与委员们交流中表示，选一个好的村支部书记真的是很难。

根源究竟难在哪？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振认为，缺乏能人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上，人才加入机制、渠道不畅通，因为条件不符，有些人无法成为集体成员，不能享受集体成员的相关权益，导致集体经济没有持续的人力资源供给。

因此，委员们建议，还是要用事业留人、感情留

人、待遇留人，村里有产业、有项目，人才自然会来。与此同时，政策上要有突破，“没有特殊政策是不行的，要大胆试、大胆闯、敢干突破”。

在这方面，湖南有不少创新实践，允许各地拿出当年村集体经济净利润不超过20%的部分对作出贡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奖励等创新举措得到了基层干部的欢迎。

全国政协委员王红玲结合湖北的经验提出，应大力实施“红色头雁”工程，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大力开展能人回乡工程，积极引导支持本村大学生、在外成功人士、退伍士兵回乡创业、领办企业。

“文化北送、政策北倾”是朱定真委员提出的建议，在东北人才流失的大背景下，应将先进的文化、好的发展理念和更优惠的政策向东北输送倾斜。

新时代，赋予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历史使命。

王晓东委员提出，要从战略和政治高度来看待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初心和目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推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

“共建、共治、共享，要贯穿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王晓东委员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经济基础，共建、共治、共享又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核心点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让农民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切实享有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乡村振兴，需要国家、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样如此，也需要国家、各级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汇聚到乡村来助力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处于探索改革创新的过程。”解学智常委表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绵绵用力，兼顾当前和长远，统筹发展和稳定，需要继续做好改革与立法的顶层设计，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开好局、起好步。

### 记者手记

## 让乡亲们的口袋更“丰满”

包松娅

盛夏时节，记者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园里看到，西瓜、番茄、葡萄已经成熟，成为周边市民前来采摘的抢手货；工人们正抓紧打包装运，把村里生产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在“兴村网”电商平台，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付华廷一直关注着当天农产品的交易销售情况，村里的绿色果蔬、特色杂粮等产品都卖得十分红火。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兴十四村成立了黑龙江兴十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村里招聘一批有专长的大学生，还有加盟信息员、草根物流配送员400余人。在自己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之外，还带动更大范围的乡亲百姓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走上致富路。

其实，还没到兴十四村时，就听本地人说起，兴十四村的飞跃发展全靠一个好的带头人——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付华廷。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书记，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黑龙江省农村“百名好支书”标兵等荣誉称号。

人，或者说能人，是激发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要素之一。可以说，乡村能人领办集体经济，不仅能聚集资源实现创新，还能在金融资本短缺的农村深度整合乡村社会资本，实现资本积聚。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把乡村人才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在对各地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培育了一批乡村能人，部分大学生、退伍军人、农民工等返乡创业，其中也不乏脱颖而出成为能人的。

诚然，相比兴十四村，全国各地因为资源禀赋和发展历程不同，还有不少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是薄弱的。

“当前，村集体经济强的很强、弱的很弱，村与村之间的差距还不小。”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胡汉平关注到，有的村集体缺乏可经营的资产，集体经营性收入来源单一、政策性收入比重偏高，靠自身能力稳步增收的能力并不强，需要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鼓励村集体领办创办生产类、服务类、资源类等各类经营主体，带动广大小农户共同发展，实现同走振兴路、同谋共富梦。

进入新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环境、发展的范畴、实现的形式都与传统集体经济有了很大不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更多的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告诉记者，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形势下，当前亟须打破的是各自为战的单打独斗格局。要加快推进跨村联合发展，加大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着力增强乡镇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农村体制机制变革由低水平集体化向高水平集体化的“二次飞跃”，为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